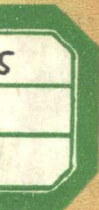


徐 小 斌

河两岸 是生命之树

收 獲 丛 书

四川文艺出版社





2 034 9538 8

徐
小
斌

河两岸是生命之树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成都



SHOUHUO
CONGSHU

责任编辑：曾志明

封面设计：戴 卫

河两岸是生命之树

徐小斌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4.5 插页4 字数76千
1985年3月第一版 1985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7,000册

书号：10374·79

定价：0.67元

—

你注定要辗转于痛苦和你的意志
之间虽然不死，却要历尽磨难。

——拜伦

罗玉茜：

一九七七年一月

大风降温警报是前两天播出的，可是直到昨晚，真正的严寒才降临大地。西北风摧枯拉朽般地把残存的树叶席卷一空，到处都是光秃秃的，只有窗玻璃上的冰凌花在发出耀眼的反光。

然而病房里却温暖如春。早饭后，陈嫂给孩子织毛活，林大妈收拾东西准备出院，我在看书，小荣在梳妆打扮——好好的脸蛋儿被她用质量低劣的铅粉抹得灰白。傻瓜，我要是在十七岁的芳龄决不这么干。化妆只会加速衰老。

护士伊秋带着见习护士来给空床位换上了被褥床单。

“又要来新病号了？”小荣戴着满头发卷凑过来。

“是啊，重病号，昨晚被几个下夜班的工人抬来的。听说这人昏倒在北京站的入口处。可吓人了，在急诊观察室折腾了一夜！”年轻的见习护士抢着回答。

“是啥病呀？这么邪乎？”陈嫂放下了毛活。

“现在还不好确诊，楚大夫说，让先到你们这儿凑合凑合！”

“甭凑合！”我把书一摔，冲着小伊就嚷，“重病号就该送单间，干嘛到这儿来添乱，我们屋人够了！”

“哼，还真让楚大夫给说着了！”小伊微微一笑，用手指点着我，“茜姐呀，就知道你厉害！可这是个特殊病号，别说让她住单间，要是楚大夫不点头，急诊室的小杜大夫连收都不敢收呢！”

“怎么着？麻风病？还是瘟疫？”我不屑地撇撇嘴。

“说真格的，茜姐，”小伊在我床边猫着腰，把声音放得轻轻的，“她呀，是个刚出狱的政治犯，因为‘天安门事件’关起来的，听说在关押期间态度特别……，所以才最后一批放……还留了个尾巴呢！”

“可不，‘四人帮’都倒台三个多月了嘛！”

“可是‘天安门事件’并没有平反呀！”伊秋莞尔一笑——她是整个外科病房最温柔的护士，大伙都

喜欢她。

“哼，其实平不平反，这事还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我抓起书挡住了脸，气哼哼地说。

“得得，你少发点儿牢骚吧！”小伊拿过我的书翻翻，又还给我，“茜姐还懂心理学呢？”

“多新鲜哪，咱们是心理学科班出身，正经北大心理专业毕业的哪！”我略略带着点揶揄。说实话，这些年我早就把专业丢光了，如今倒是成了烹调、缝纫的专家。

“听……听说楚大夫好象挺需要这方面的书。”她忽然脸一红，小声说。

“搞外科的研究心理学干嘛？——先说好了，我可不借啊！”

“茜姐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小荣笑着搂住我的脖子，“你忘了人家楚大夫给你做手术的时候啦？”

“那是他应尽的责任！”我的嘴可不会软下来，“论医术他确实可以，可那也犯不着成天板着脸，就跟别人欠他八百吊似的啊！”

全笑了，连陈嫂也笑着瞪了我一眼：“小罗啊，就你难缠，人家楚大夫年轻，说话办事当然得注意影响，要是整天嬉皮笑脸的，你还不定怎么编派人家呢！”

“好了好了，闲话少说。”小伊正色起来，“那个

新病人的事，茜姐要是实在不愿意……”

“谁说我不愿意，甭让我做恶人！要来就让她来呗！……”

她来了，和我想象的大不一样。她还很年轻，瘦弱、苍白、修长，走起路来，竟象是一根飘飘颤颤的青芦苇。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大家好奇的目光，她垂着眼帘，呆滞、冷漠，象个影子似地向那空床位挪动着，吃力地拿着她的全部行装——一个书包和一个脸盆。

小伊她们急忙上前搀扶她，却被她拒绝了。在这瞬间我感到她很执拗。尽管疾病把她搞得十分憔悴，衣着又过分朴素，可是在她身上，我仍然发现了一种毫无矫饰的天然美，一种文雅脱俗的气韵。奇怪的姑娘，她好象是从另一个星球来的。我知道，按照一般的审美趣味，她没什么出众的地方。然而就象是在许多鲜艳刺目的塑料花中发现了一朵来自大自然的紫色地丁；在一大堆华词艳赋中找到了一首简古、淡泊的小诗——她的整个形象和气质都令人感到神清气爽。

或许是被参加“天安门事件”这个“最初印象”激起了好奇心吧，我一反常态，主动凑上去问长问短。可是直到吃午饭的时候，除了知道她的名字叫孟驰，得的是肺病之外，我一无所获。

研究人是很有意思的，住院半个月，我把这儿

前大夫、护士、病人们也琢磨得差不多了。这儿的外科主任是全国著名的胸外科专家，然而闻名不如见面，见面吓死活人，这位鼎鼎大名的医学博士竟是个瘦小枯干、讲一口纯北京土话的老头儿。他的白大褂永远是皱皱巴巴的，冷不丁一看，会把他误认做医院的勤杂工。然而就是他，几十年来靠那一把刀，不知从死神手里夺回了多少人的生命！——小邓讲话，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小邓叫邓林，是我弟弟的老同学，现在也算是个大夫了，不过还嫩点儿，没有独立做过大手术。其实不是我挤对他们，这帮年轻大夫有几个顶事儿的？“文化大革命”造就了一群“对付”！

“那楚大夫呢？”每逢我对这些“对付”们略有微词之际，李小荣、伊秋她们就会把楚杨抬出来——他简直是她们心目中的图腾！也难怪，说不定我倒退十年也会爱上他哩！他的确具有一个优秀外科医生的全部秉赋：大胆、果断，反应迅速、应变能力强。据说现在他做手术的实际能力已经超过了外科主任。而且，作为主任最得意的弟子，他和老头儿的其貌不扬正好相反——他的外貌、身材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加上气质冷峻、谈吐洗炼，对异性颇具吸引力。然而我的经历告诉我，苏格拉底式的前额后面也会有空虚的头脑。一句话，作为医生，我佩服他；可是作为人嘛……我还真是木头眼镜儿——

没看透他哩！

看了半天书没翻过三页儿——做学问实在是太苦了，怎么年轻时那种要强劲儿一点儿没了？那时我一个星期就啃完一本大部头。……那个新来的姑娘还在望着窗外发呆，她不会是受了什么刺激吧！……她是多血质还是胆汁质？是外胚叶型还是内胚叶型？古希腊的性格分类早已过时了，世界是在发展的，心理学也是在发展的，弗洛伊德在中国似乎又变得时髦起来，心理所大约也快恢复了。颠倒的一切又都颠倒过来了，我是不是也应当服从心理学“个人社会化”的需要，扔掉十年浩劫留给我的后遗症——“奥勃洛摩夫”式惰性，随着时代颠倒一下呢？

孟驰：

淡蓝色的墙壁，淡蓝色的天花板，护士们象一朵朵云似的在这一片淡蓝中飘来飘去。要是生活本身也这么明朗、这么纯洁就好了。

然而生活只是一条灰色的河流，什么都搅在里面，美与丑，善与恶，纯洁与污秽，真理与谎言。有的人一贯正确，有的人永远倒霉。粉碎“四人帮”是党中央的伟大胜利，可是“天安门事件”是定了性的，谁也休想翻案！

什么逻辑！

我不希罕你们放我。我要你们承认我对，你们错了！可是你们不敢！不敢！你们只能是别人的牵线木偶，没有思想、灵魂的木偶，你们活得不会自在！

可是你们活得很自在，不自在的倒是我。我的手腕上现在还留着狼牙铐的齿痕。那连续戴上四十八小时就会使人终身致残的紧铐！九个月，二百七十个日夜，我是怎样活下来的？我是怎样在那座黑暗的地牢里，忍受着皮鞭、木棍和孤独，忍受着心灵的屈辱和践踏，活下来的啊！这些，有谁能知道？又有谁能理解？！

不，我早已不需要什么理解。人的心灵本来就是无法相通的，意识属于私人范畴，人与人之间永远不会互相理解，永远不会的。

但这没什么，我可以孤独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个线条和色彩构成的世界——我从小就熟悉的世界。我就是为了它而失去自由的，我还要为了它而活下去。爸早就说过，我就是为那个世界而生的。

“……世界在那孩子手中

变成了线条

他握着一条彩色的闪电

他踏着晨曦来到海边

大海，比历史还要悠久的大海……”①

“五床，一会儿楚大夫来给你写病案。”

好象很远的地方有人说话。是了，这是在B医院里，说话的是那个年轻护士。她怎么也长了一双清水似的长长的眼睛？那双眼睛常常追着我，撕咬着我的心……可是现在，哈哈，已经没什么了，那不过是一场笑话，人生中的一段小插曲，怪罗曼蒂克的。友谊、爱情、信任、理解，这些神圣的字眼究竟是哪个撒谎大王捏造出来的？把人骗得好苦，害得好苦哟！

不，这不是错觉，这护士和伊华一定有着很近的血缘关系。瞧那双长长的眼睛！那个被她们称为“茜姐”的女人一直在盯着我，也许我在她们眼里就象动物园里的一个新奇动物似的那么好玩？看吧，我不在乎。

大夫来了，他检查得可真仔细，听诊器象条凉冰冰的虫子似的在我身上移动着，他用手指轻轻叩着我的肋骨。

“家里人有过得过肺结核的吗？”他检查完了，直起身，紧锁眉头。

“没有。”

“什么时候开始咳嗽、发低烧的？”

① 引自西班牙诗人维森特·阿莱桑德雷所作《毕迦索》。

我没有回答。……黑森森的监房里，躺着一个垂死的女犯人。冰冷的月光在墙壁上映出一个憔悴的影子……她是谁呢？

“五床，楚大夫在问你话呢！”

五床？我的名字现在叫“五床”！就象过去叫“十六号”一样，淡蓝色的病衣代替了深蓝色的囚服，反正都差不多。

“算了，她身体太虚弱，记不起来的事慢慢再想。”没想到这大夫倒蛮和气，他打开一个硬纸板的大夹子，边问边记。

“叫什么名字？”

“孟驰。”

“年龄？”

“二十四岁。”

“家住在哪儿？”

“甘肃敦煌。”

他飞快地抬头瞥了我一眼，象是有什么疑问，但终于没有说。顿了一下他接着问：“职业？”

“没有。”我冷冷地闭上了眼睛。

“父亲在哪儿工作？”

“他，不在了。”

他再次抬头看了我一眼，停了片刻才接着问：“母亲呢？”

“怎么，给我治病还要研究遗传学么？”

“你这是什么态度？写病案，每个人都要这么问的。”那个护士的脸气得通红。茜姐倒微笑了。

“到北京之前你在哪儿工作？”那大夫竟象个机器人似的从容不迫。

“插过队，在敦煌文物研究所搞过古画复制，后来因为上北京学画，参加了‘天安门事件’！被关了九个月！现在刚放出来！这你们该满意了吧，还有什么要知道的，你们问吧！问吧！”

我恶狠狠地一气说完，索性一把掀掉被子，把脸转向墙壁，接着，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

“你冷静一点，情绪激动对你没好处。”那大夫默默地把被子给我重新盖好，压低声音诚恳地说，“很对不起，让你想起了一些……不愿想的事，请别介意。”

他的声音里好象含着一种什么东西。我这才注意地望望他，正好碰上他的眼睛，很深，很黑，深不可测，使人想起大海和原始森林。不知怎么的，我的喉头有些发紧——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用这种平等的口气对我说话了。

“好好休息吧，你的X光片我看过了，是肺部结核瘤，需要做肺部楔形切除手术。下午把各项术前指标检查一下……小伊，你通知营养科搞点营养价值高的伙食……争取尽快手术。”

“可是她连住院费都没有……”

“住院费已经交过了。”楚大夫回过头，严厉地望着她，“现在唯一的麻烦是病人家属来不了，这么大的手术没有亲属签字怎么行？”

一阵令人胆寒的沉默。

我默默地望着眼前这个年轻的大夫，难道我就要把生命交付给他了吗？大手术，随时可能死亡，特别是我现在还这么虚弱……他这么年轻，可能还只是个实习大夫……难道我的命就这么不值钱？！

但那眼睛在执拗地期待着，那不是那双细长的、女人气的、清水似的眼睛，那是海，是风暴前静止的黑色海洋。

“我……自己签字好了。”我终于慢慢地说。

黑色的海似乎抖动了一下，但是终于什么也没说，他合上病案夹子，转身匆匆走出了病房。

窗外，在那片灰色的天光里，隐约可见一小片琉璃瓦顶，金黄金黄的，虽然上面还有没有融净的残雪。

我是真的出狱了，自由了。那监房的大墙外面是没有这片琉璃瓦的……

楚杨：

沈副院长发火了，昨天频频来电话，追问是谁同意孟驰住院的，后来又亲临外科办公室，大讲了

一通形势，说是现在全国上下形势错综复杂，没经过他点头，随随便便同意一个留着尾巴的政治犯住院，简直太缺乏阶级斗争观念云云。

然而外科却是个独立王国，一切都是老主任说了算。当天下午主任就把我们几个召在一起商议对策。为了避免可能召致的麻烦，决定提前手术。

“怎么样，我看这个病人就由张大夫负责吧！”主任从老花镜的上端盯着主治医师张大夫。

“当然……可以。可是……我对肺部结核瘤一类的病还很没有经验……这您知道。”

“那吴大夫吧！你是治结核的老手。”主任有点不耐烦了。

“主任，我爱人最近要生孩子，她身体不好，需要照顾……我看……是不是让楚大夫辛苦一下？哈哈……是啊是啊。他年轻，没有家庭负担，业务上也比我强……”

“主任，这个病人就交给我吧！”我早就想这么说，我不愿让其他大夫为难——她住院是我点头的，我要负责到底。

“不行！这回偏不让你干！你明几个晚上不还有个右肺切除手术吗？后天休息！”老头子回答得干脆利索，连商量余地也没有。一转身，倒背着手颠颠儿走了，把我们四、五个大夫都扔在那里，真没办法。

可是第二天一早我刚来到更衣室换上白大衣，他就从我身后把一份病历递了过来，“这是病人在监狱里的病历，交给你了。”他看也不看我，在老花镜下眨巴着眼睛，“术前检查没什么问题的话，明儿个一早手术，到时候我把邓林叫来给你当助手。”他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微微一笑，“呆会儿咱们开个会儿研究研究，制定一下手术方案。”

这就是他。我早料到会这样的。我们已经共事三年，老头子又倔又拧，可人很正直，心地很好。

我刚刚走进办公室，准备看病历，电话铃又响起来了。

“喂，杨杨吗？昨晚怎么没回家？又值夜班啦？”

是母亲。糟了，我又面临着忍受唠叨的苦楚。

“昨儿晚上几个电话都没打通，你知道谁来了？是婷婷！你怎么就不知道回来陪陪人家！”

“我没有这种义务，又不是我请她来的。”我一听她用这种腔调提到焦婷婷就冒火。

“什么？你这个人简直一点不懂事！……这么大人了，不知道张罗自己的事，别人替你操心还不领情！”

“妈，你还有什么别的事吗？我现在马上就要去查房了，早上忙一些，有话晚上回家再说吧！”我毫不迟疑地挂上电话。我知道，如果听她唠叨下

去，会把一上午时间都搭进去的。我由衷感谢她的关心，可是如果女的都象她和焦婷婷这样，我倒是宁肯一辈子独身呢。看来我真是是个不肖之子。

母亲的心意我很明白，父亲的问题得到平反昭雪之后，她被调到市卫生局工作，恰巧碰上对一批局级干部的任免，还有个副局长人选没落实。对于这点，她知道卫生部副部长的女儿焦婷婷可能能起点作用。再有，她似乎对我的前程寄予了很大希望，要想在医学界崭露头角，娶个副部长的女儿做老婆似乎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母亲……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俗气的？有时候我真为她脸红。也许是我太苛求了？无论怎样她是我的妈妈呀！可是……

还有那个焦婷婷，简直是十足的小姐。这样的人我着实受不了，哪怕她们全身都装饰了孔雀翎毛，我也要退避三舍。我奇怪，焦婷婷难道不是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们同在一个大气层呼吸？前些年她不是也随父母去干校了吗，难道她会躺在那儿的席梦思上睡觉？她不是照样割稻子，薅菜地嘛，那现在为什么要做出一副豌豆公主的样子，捏着鼻子说话呢？我出于职业性习惯跟她开了个小玩笑——给她开了三副感冒冲剂。为了这个母亲把我一顿好训。焦婷婷也气得一个星期没登门。我以为她从此会长点志气呢，可现在她又来了，看来我开的感冒